

花果的错话



李 子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花果的错落

——文苑漫笔

这是辅导性的文艺评论集，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故事创作和书评……愿与热爱文艺创作和关心文艺事业，以及在群众文化战线上奔波的朋友，切磋琢磨。

这是四十年辅导活动的部分花果，大部分已经失落，幸存者不多。

目 录

花果的错落

——文苑漫笔

我追念那火热的诗魂·····	(1)
花果的错落·····	(7)
走出自己的胡同·····	(8)
我们的国风·····	(9)
高峰和低谷·····	(11)
《司马迁的传说》读后·····	(13)
弥补了历史的空白·····	(16)
结合与统一·····	(18)
谁是亲人·····	(19)
火热的场景·····	(21)
山里出凤凰·····	(23)
大家的收获·····	(24)

我到了连队·····	(27)
满山小花香·····	(30)
民族的骄傲·····	(32)
赤子的典型·····	(34)
追求和摹仿·····	(36)
真理永存·····	(37)
《人猴》闲说·····	(39)
真相和真情·····	(40)
对歌曲创作的意见·····	(43)
在嘹亮的歌声中前进·····	(47)
飞出心窝的激情·····	(49)
五月的鲜花·····	(51)
工农诗会·····	(53)
花儿情·····	(55)
非洲的战鼓·····	(56)
永恒的美·····	(59)
野风画家·····	(62)
锁不住的激流·····	(65)
黄土地上的耕耘·····	(67)
故事创作漫议·····	(69)
赶车前进·····	(90)
有地方特色和个性·····	(97)

故事花开商洛山中.....	(98)
---------------	--------

零 点 零

—— 短 篇 小 说

零点零.....	(103)
进尺迷.....	(113)
秦罗敷.....	(121)
出师以后.....	(131)
推陈出新.....	(138)
我面对窗户.....	(142)
春 芽.....	(146)
喜逢王长命.....	(154)
朝鲜母亲.....	(165)
挖野菜姑娘.....	(174)
闯 险.....	(178)
无定河畔.....	(185)

附 录

孤儿到作家.....	(202)
------------	---------

我追念那火热的诗魂

——怀念柯仲平老人

我想，他的灵魂，大概还在他的故乡徘徊。所以，我寄语他的故乡，请他收下我的些许寸心挚意，或者再握一握我的手，再笑一笑，再朗诵几句，让我再感受一番他那大众化的诗风和他那火热的诗情。

他，就是我们的柯老——柯仲平。

记得在我们机关，不论年龄大小、名位高低，大家都互相直呼其名。然而，唯独对他，却同呼柯老。因为有的著名作家，就是在他的身边长大的；因为他在全体同志的感情深处，非常可亲可敬。

还是在解放战争的硝烟烈火之中，我所在的部队的干部战士，就给我讲过他的故事。1947年5月，部队从晋绥调到陕北去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过河第一仗就是攻打波罗镇。战前，他在黄河滩上为部队朗诵了一首诗：《保卫毛主席》。后来，在整个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以后，许多干部战士还经常念叨着他的诗句：“五月里，过黄河，过了黄河吃‘菠萝’，吃‘菠萝’，口不渴，再好吃肉吃馍馍。”

那时，我虽然还不知道他，也无法见到他，但在我这个兵娃子的心里，已有了一棵“圣诞树”，或者说是圣手。后来，关于他的故事，我越听越多。他是街头诗和枪杆诗的提

倡者和带头人，他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与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典范；他带领民众剧团下乡，到处都极受欢迎，只要顺着路上的鸡蛋壳寻找，就能找到他们的行踪；因为常和边远山区的贫苦农民同吃同住，他的手枪套上都有虱子。他的长诗《边区自卫军》，毛主席亲手批改过；延安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上，他在主席台就坐……

因此，全国解放后，我到处寻找他的诗集，反复背诵；我也曾偷步他的后尘，脚踏过诗歌的征途；因此，我从朝鲜回国不久，就直奔他所在的机关。

万想不到，我初到机关的一九六〇年春节，大年初一早上，一位头顶已秃，两鬓斑白，然而笑容可掬的老人，突然来到我的房中，伸出那火热的双手，抛出那火热的热情，紧紧地捏住我的小手，大摇特摇，而后又抱住我的肩膀，拍打欢笑。我象在母亲怀里，在炉火之中，无言答酬，珠泪暗流。年过六旬，声名卓著的老主席呵，怎么能先为一个二十来岁的“毛孩子”小兵拜年呢？我含着热泪，送他出门，又望着他走进另一家房门……我忽然领悟了一个道理，那大众化的诗风、火热的诗篇，就产生在他对待生活和对待群众的挚情里，这人品、诗品，表里如一，形影相随，而今还燃烧在我的心灵里。

是年国庆，正是国家经济困难，人民生活艰苦的时候，他从医院回来，亲自跑到《延河》编辑部房前，站在树下花畔，给我们朗诵着他的新作《革命长征征不断》——延安作风歌：

踏过万水千山，
革命落脚延安；

革命长征征不断，
脚底板下出春天……

朗诵完，我们边笑边鼓掌，他却要我们先提意见。第二天，诗改好了，他才送给我们。

多少年月过去了，那气概，那风度，那大众化诗人质朴的形象，那狂飙诗人火热的激情，仍在我心中留下了不灭的火种，随时都可以点起火把，发出热能。就在那时我记住了，越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越要艰苦奋斗，不断长征，永远保持延安作风；革命，生活，文学事业，三者何尝不也同理，都需要这种斗志和感情。据说，他三十年代初期被捕入狱以后，陈立夫用几百块白洋收买他，要他为蒋介石写一部《中山大曲》，他宁死而不为。这共产党人的骨气、诗人的骨气，跟他那火热的心灵和火热的行为、火热的诗句，为大众的意志和大众化的感情、大众化的诗风，多么和谐同步，韵律铿然有声。

在主办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诗歌朗诵会上，我们怕他的工作、身体和心境不佳，本不想打扰他，但诗友和群众都想见他，我就怀着十分矛盾的心情问他意见若何？他满腔热情、满口答应，并且连夜赶写了一首短诗，第二天就从几十里外的医院赶到会场，亲自登台为群众朗诵：“山学习雷锋同志，刺破青天还要刺；水学习雷锋同志，上得天来下得地；千山，做我们枪上的枪刺；万水，做我们螺丝钉上的螺丝……”会场的掌声，就象他的诗情，火热、沸腾。会后，人们象潮水般拥上舞台，争相跟他握手。他站在台角的群众之中，一面放声大笑，一面和群众一一握手，真象一块火炭，燃烧在无数木柴里面，正在用自身的烈火点燃那无数火炬。

我遐思，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他在云南、上海和北京朗诵诗歌的时候，是否也是这般情景？

二十年前的一天上午，我随外宾参观华清池以后，正在贵妃池洗澡，同行者突然吞吞吐吐地告诉我：“柯老！柯老！……”他似乎害怕再说下去。

“柯老怎么啦？”我预感不妙地追问。

“柯老谢世了！”

“为什么？”我不能相信。前天我离开他的时候，他还是那样火热、那样健谈、那样自信地狂笑着，喜欢朗诵他的诗作。我虽然不能相信，但眼泪却象那冷却的温泉的蒸气，一滴一滴地从天花板上掉下来了。

我沉重的脚步和沉重的心情，负载着沉重的头颅，似走非走，似停非停。我不信事物会变得那么急促，又不得不猜度他为什么要突然离去……我知道，他建国后就倾心于长诗《刘志丹》。中国应该有几部伟大的史诗，中国也确有无数史诗的题材，可以与《伊里亚特》、《奥德赛》、《神曲》、《唐·璜》、《浮士德》和《叶甫盖尼·奥涅金》或《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相媲美。然而，不幸的是，他所描述的生活本身，突然出现了个人野心家和一连串不测的风云，使他呕心沥血构思了几十年又疾书了十几年的史诗，也几经翻腾几度废弃。但他却没有瘫倒，而是坚定地、执着地几易其稿，重打锣鼓重开戏，还要重写下去。时间的波浪不会倒流，生命无法补偿或挽救。我们都在窃窃私语，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转产”多好！然而我们当时却不理解，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赤胆忠心而又狂热的诗人，对自己所爱的生活、所爱的英雄，自己追求和奔波了大半生

的“目标”；对自己的信念、自己的精神生活和精神支柱，自己生命的组成部分，怎么能够轻而易举、随随便便地抛掷或更迭呢？现在我们也长大了，才懂得这就是他对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艺术事业、艺术境界的信念和追求，不可动摇，死而不悔。就象许多古典名著的形成一样，也跟我们自己醉心于某个人物某一部作品一样，那怕无名无利，不能问世，甚或要受到非难、付出代价和牺牲，依然要写下去。柯老呵！他的“悲剧”就在于，他和许多共产主义战士一样，哪怕在铁窗里，刑场上，临终还要高呼“万岁！万岁！共产党……”

柯老呵！他也和党的历史上许多党的儿女一样，虽然蒙受了許多不白之冤，却仍然坚定自若地爱着母亲爱着党，情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顾全大局、服从党的利益和党的决定……柯老呵！他的“悲剧”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伟大的“悲剧”。

当时，我面对着千古风情无限美和无限恨的骊山盛景：华清宫、烽火台和捉蒋亭……想不出眉目也想不清道理，不敢相信又不愿相信地回到古城，连夜跑回去打问。果真，他是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时候，言犹未了，就象他的史诗未了一样，突然靠在沙发背上，带着他大众化的光荣传统和火热的革命诗情，永不安静地离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陪同外宾，一块向柯老的遗体告别。此刻，我才发现他的平易和炽热之内，包含着坚毅不屈的骨骼；我才似乎明白，这诗品和人品的关系，这大众化的风格和火热的感情，产生在特殊材料铸成的共产党的风骨之中！我看见同行者和外宾，都流泪了，那眼泪好象温泉的热水一

样，永远是火热的，永远为人民群众涤荡污浊，供人饮用，而且将来还要发电，产生无量的热能。

是否因此，二十年后，柯老那火热的诗情、大众化的风度，以及坚韧不拔和坚贞不屈的人品，仍然在我的心里发热，余热不尽。

花 果 的 错 落

植物世界，先花后叶再果，先叶后花再果，先果后花再叶，无花有果，无果有花，花果皆无，嫁接而后异化，或者方成正品，等等，各种现象和序状都有。动物世界，胎生、卵生、哺乳、喂养、早熟、早衰、夭折、高寿，各种状况阴差阳错，既有规律而又无定局。

同样，在创作道路上，也颇为错落。有人“少年得志”，神童出名；有人象“范进中举”，老之将至方露头角；有人青年成器，中间断裂二三十年，天命之年又“重整旗鼓”；有人五十多岁才发表作品并获得诺贝尔奖金；当然也有人早花早谢，曾经红极一时，而后一蹶不振，或销声匿迹了。所以，创作的道路，和人生之路以及生物成长的规律，基本相同。但人属万物之灵，高于万物，有两点尤为“特异功能”：一是主观能动性；二是认识能力和作用。表现在创作问题上，一是要坚持下去，百折不挠，坚韧不拔，总有开花结果的时候，那怕是落花生、无花果、地瓜或红薯。二是不断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并达到相应的改造目的，自然会有所发现，有所进步，有所收获。

走出自己的胡同

——肖实小说略见

小说毕竟有别于散文和诗。小说要有人物、故事、情节和细节，细节的描写尤其重要。而且其主要特点，就是通过细节的描写去塑造和刻划人物，完成主题。

小说的深度和广度，就表现在其生活气息的浓淡度上，表现在其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的轻重险恶程度之中。

情节和细节的提炼与概括，情节和细节的典型程度，常常会决定作品的得失，决定作品概括力和人物的典型程度，是否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那条路，有多少梦幻和希望》，这是散文化的小说，有探索，有追求，属于现代笔法，比较风行。但其形式的突破超过内容的突破。突破、探索和追求的目的，首先应该是作品的思想深度，内容的深度，反映生活认识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典型化的程度。这篇作品，在内容上是比较一般和常见的爱情故事，而且写的很多，属于比较流行的观点。实在说，这种观点的复杂性，作者并未完全弄清。

《柳叶》是很好的生活素描，有生活气息，有真实感，但内容一般，思想深度和广度不够。

《雷电》是作者所写作品中最好的一篇，有突破，有提高，题材选的好，结构好，容量大，潜力大，还可挖掘。但作

者受到自己熟悉的写作方法的局限性，受着自己思想状况的制约，没有大胆虚构，大胆进行艺术构思。把人物关系复杂化，人物命运复杂化，历史必然和偶然的错落，社会需求、革命需求等等方面的问题，组合扭结在一起，把本质的东西写出来，自会有真正的突破。

作者似乎习惯单人单线单事单面地进行速写和素描，还不习惯于多角度多侧面多线条多人物多方面立体化地结构作品，塑造人物。

从自己熟悉的胡同里走出来，向大洋大海大山大河大戈壁大雪山奔去。

创作是艰苦的劳动，没有穷尽。听说作者已认识到自己作品的不足，那就坚持不懈的干下去，并在认识和改造问题上同时加油；保持青春的活力，保持纯真的充沛的感情。

我 们 的 国 风

——兼谈文野的散文

散文，和诗相通。人常说我们是诗的国家，不错，但也可以说是散文家的王国。我们的古典诗歌，绝，但散文，更绝。诗与世界各国相比，有不同，有特色，但并不万分奇特，突出。而散文，源远流长，特别兴盛，而且有独到之处，可谓高峰。

然而现在，散文和诗都不时兴，这不是好现象。散文和

诗的盛衰，在某种意义和情形之下，可以说标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旺昌盛和精神文明高低普及程度。因为，散文和诗的盛行和欣赏，都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艺术情趣和精神境界。所以说散文和诗的冷落，在某种意义上说，实在是愚昧落后和精神空虚的一种表现和反应。这种状况目前正在改变之中。

散文，不论抒情、叙事、论说或其他什么形式，都应该有诗意、有哲理、有感情。

《通向矿井的路》，显得仓促，似乎急于成篇，脱手。这一篇，作者的立意、构思都很好，文章潜力也大，主题思想集中，哲理也有，但体验、深入、挖掘不够。这条路上，从古到今，悲喜剧太多了。《洗煤厂，给了我沉思》，有诗味，有感受，有形象，有感情，也有诗的语言，有诗的哲理，但仍觉还不够味，情没出来，意味不足。《司马太史祠抒怀》，是篇较好的散文，写的比较全面完整，但却太活，有些哲理性的东西没有通过形象进一步阐明。因为作者侧重于介绍了。旅游文学，同样应该把紧散文的特性。

散文和诗一样，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自己语言、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叙事方法，自己的描写方式，有别于他人他作。所以说，不论什么文体的散文，那怕是真人真事的速写、回忆录、杂谈、随感、笔记、札记或通讯、随笔等等，都应该有构思、有意境、有主题、有哲理、有形象、有感情；都要经过选材、剪裁、聚景等等工序，有取舍有轻重有主次有繁简有焦距；都要有所升华，有所提炼，有所突出，有所侧重，而不能就事论事，自然形态的描述。

高峰和低谷

——一组诗歌浅说

诗歌是文学领域的高峰，又是低谷，是起点，又是终点，最难，最易，最雅，最俗。所以，一般人先从诗歌写起，而后进入文学队伍，同时也为其他文学形式的写作打下了基础，再达到高峰。

有人说诗的三要素是形象、感情和语言。诗的成败主要在于艺术感受、艺术构思和诗的意境。这感受、构思和意境中，诗的思想、形象、感情、语言和韵味，诗的提炼概括和典型化程度，都深深地融为一体了。

《太阳》有诗的感觉，有诗意诗情，但浅薄，欠浓。

《山》，感受是诗，但没有写成诗。原因是没有深掘，缺乏大胆的联想和想象，没有抒发和延伸，没有提炼和概括。这一切都需要丰富的知识库存和生活积累，到时候方可运用自如。

《性格》到底是什么？不深究，不下苦，没有诗的意境和感情，只有概念，简单的理性认识，没有成诗。《怀念》题材好，有诗意，容量大，但只写事而不是写诗，事件没有诗化，没有进行艺术构思，进入艺术境界。生活中的事情，要变成艺术中的情节或细节，变成诗，还要加工“酿造”。

《干杯》是口号。口号也是一种诗，有伟大的号召力、动员力、鼓舞力、战斗力，有指令性和方向性的作用。但要特别、